

南腔北调 (169)

原子弹给予人类的祸福

■江晓原 刘兵

江：原子弹可能是人类迄今为止发明的对历史进程影响最大、意义最丰富、效果最残酷的武器了。围绕着原子弹的问世，当然可以产生几乎是无穷无尽的秘史，这部《原子弹秘史》中译本厚达700多页，当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本书原文书名朴素得简直乏善可陈：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直译的话就是《造原子弹》。然而书中讲述的故事却又又是那么多姿多彩引人入胜，这个乏善可陈的原文书名实在与书中的故事难以相称，难怪德文译本要弄出《原子弹或创世第八日的故事》这样花里胡哨的书名。中译本取名《原子弹秘史》，算是有所折衷兼顾。

原子弹不是一般的武器，造原子弹也不是一般的武器研发，美国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是重大政治决策的产物。从做出决策到将原子弹研制出来并且在日本投放，这个过程中不仅有科学理论、技术手段和工程协调等方面的问题，更多的是军备竞赛问题、伦理道德问题、对科学家的信任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构成了这部“秘史”的不同维度。

本书实际上对这些维度都涉及了，只是——这也正是本书的白璧微瑕之处——本书的标题实在太过简单，全书只有章，没有节，在正文中就是如此。而且作者也许是为了追求某种“文采”，总共19



章，好些章的标题都是文学性的，看标题根本不知道作者在这一章里到底想说什么，比如“镜花水月”“双重意识”“长长的墓穴挖好了”“新大陆”“启示”等等。而且这个聊胜于无的目录，还隐藏在翻开此书30页之后。对于一本700多页的大厚书来说，这样的章节、标题和目录，几乎排除了读者翻阅书中部分内容的路径：要么给我老老实实地从头往下一页页认真读，要么合上这部大部，别假装“读书”了。

刘：关于原子弹，确实有太多可说和该说的话题。不过，当我看到你为这次对谈拟的标题“原子弹给予人类的祸福”，还是有些不解，不知此处“福”当何解？也许你后面会说到而只是还未来得及？

原子弹的出现，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而且，这种影响直到今日依然不减。实际上，只从人们认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这一角度来说，原子弹的制造和使用也是带来决定性影响的转折点。因此，从科学史的角度来详细地考察其历史，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但也正因为其重要，人们写过的关于原子弹的书（更不用说文章），已经是太多太多了。那么，对我们要谈的这样一部书究竟应该如何定位，也许是在谈及其他问题之前首先应该做的。

也正如你所说的，这本书因其巨大的篇幅（其实这样的篇幅应该是远远不够的），会给读者以相当大的压力，没有足够的耐心，不花上充分的时间，肯定是无法一页页认真读完的。那么，你究竟认为此书是一部学术性的历史著作，还是一部为普通读者而写的关于原子弹的“秘史”呢？

江：你最后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回答。因为在一部学术著作出版时，出版商通常会要求作者将书尽可能写得通俗些，以便让更多读者可以有兴趣阅读。这种现象在西方很常见，国内不少出版社也会有类似要求。就这部《原子

弹秘史》而言，如果将它视为纯粹的“学术著作”，恐怕是不无疑问的；但作者蒐集了那么多的史料，分析、剪裁、取舍、表述……每个环节都有“学术”要求，如果目为通俗读物，那是不公平的。所以如果一定要在你给的两个选项中选，那我还是同意“一部学术性的历史著作”这样的定性。

至于原子弹有没有给人带来“福”，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古人云：“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强调的是“自召”，即人的作为。要说原子弹带来的“福”，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个层面比较容易理解：如果纳粹德国先造出了原子弹，“自由世界”很可能就会万劫不复；结果“自由世界”即将上任的老大抢先造出了原子弹，而且向法西斯日本投放了两颗，加速了法西斯阵营的灭亡。对“自由世界”而言，这不就是原子弹带来的“福”吗？

第二个层面相对隐晦一些，但也不难理解：自从广岛、长崎的实战投放，加上稍后几年美国在比基尼环礁的实战测试（投放原子弹摧毁一些大型军舰），人类对原子弹的特殊性质——它实际上不会真的被使用，因为任何一方使用都意味着双方同归于尽。恰恰是原子弹的这种特殊性质，使得它可以为某些相对弱小但不愿意屈服的国家带来“福”——当年中国的“两弹一星”就是这样的榜样。今日环顾宇内，巴基斯坦、朝鲜、以色列、伊朗等国，不都是在利用或试图利用原子弹的这个特殊性质“自求多福”吗？

刘：你关于原子弹之“福”的第二个解释，在各界还是有一定的流行性的，也就是说，由于核武器的威慑力量，出于不愿同归于尽的恐惧，使得人们反而不敢轻

易地使用它，从而带来了某种力量的“均衡”和彼此制约，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和平和稳定。

但这种解释也还是很难完全自圆其说。因为，其一，这种平衡，用物理学的概念来讲，是一种不稳定平衡，很有可能会因为某些偶然因素而被打破，以致带来对人类灭绝性的灾难。其二，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一直呼吁的是要推进核裁军，尽量减少上述灾难的风险，可惜这种努力的效果一直非常有限。其三，因为对核灾难的恐惧并不会轻易使用核武器，这只是一种比较“理性”的考虑，而理性却并非总是人类必然的选择。例如，人类也许是因为“理性”和伦理，也提出过限制使用生化武器之类的东西，但那种限制不是也经常无效吗？所以，在许多电影中，疯狂而非理性的人动辄便要使用核武器，难道这种可能性在现实中就不存在吗？其四，人们真的会满足于坐在随时可能因偶然因素而爆炸的核火药桶上的平衡与“和平”吗？因而，这种“福”的解释，我还是很难同意。

但是，在谈核武器的可怕危险时，人们往往谈论较多的，是如何制成了它，如何使用或不使用它，却对人们能够实现制造核武器的真正根源谈论不多。其实不难想清楚，正是因为19~20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带来的对物质的微观认识，以及核能的发现，才是使得核武器成为可能的最原初的根源。

江：关于原子弹能不能给人类带来“福”，虽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如果当初效忠纳粹德国的物理学家不为希特勒造原子弹，那“自由世界”的物理学家们或许也不会去造，那当然更是人类之福。而你所谓之祸，归根结底，就是那些效忠纳粹德国的物理学家惹出来的。

当我看到你开始谈论19~20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指出核物理的发现才使得原子弹成为可能，我感觉，一段反科学主义的论证即

将上演。

核能的发现，迄今主要就是两大应用：核武器（原子弹、氢弹）和核电。如果你不认为核武器带给人类任何“福”，那么对于不赞成发展核电的人士来说，核电也不会给人类带来什么“福”。姑不论切尔诺贝利或福岛的核灾难，考虑到正常运行的核电对地球环境的持续污染，核电总体来说也是得不偿失的。

沿着这样的思路，“始作俑者”的罪名，就将从效忠纳粹德国的物理学家延伸到19~20世纪之交在核物理方面作出贡献的所有物理学家身上——不管他们后来效忠于纳粹德国还是效忠于“自由世界”。

但是这样往前追溯，到哪里是个头呢？是不是一切科学知识和发现发明，都将成为“始作俑者”？

刘：其实，我讲始作俑者，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已。这种陈述本可以是中性的，但在不同立场上，再往后的推论当然会有所不同，甚至于就像你说的“一段反科学主义的论证即将上演”。更何况，你还提到了关于核电价值，当下仍在持续不断的争论中。

但就像科学史讲某一科学的发现，也会给出一个大致的起始点，而不是都要追溯到人类点起第一把火。就后续的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核能之争，把起始点定在19~20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还是大致说得过去的，至少人们不会认为从牛顿的理论可以演绎出核能问题。至于效忠纳粹德国的物理学家研制原子弹，只不过是后续的加速剂之一而已。在德国纳粹失败之后，虽然还有其他的恶势力，但除了被使用过的原子弹，许多新式武器不也照样还是被不遗余力地开发着吗？

当然，一定要强词夺理地一味再往前追溯根源，逻辑上虽然不是不可能，但那就进入关于人类认识、知识及其正反面影响的另一层讨论，以及核能的发现，关于核能研究的这个有限层次上的讨论，不也正是众多反思科学技术的



《原子弹秘史》(图文版·25周年纪念版), [美]理查德·罗兹著, 江向东等译, 金城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 168.00元

研究所关注的吗？

江：理论上比较务实的做法，我想还是将“始作俑者”定在那些效忠纳粹德国的物理学家身上，而不要继续往前追溯了。毕竟核能还可能更多的应用前景，在那些前景中是福是祸尚未可知。利用一种知识，去研发大规模杀伤武器，或更高效的杀伤武器，前者如原子弹氢弹，后者如利用人工智能自行识别攻击目标并自行实施攻击行动的无人机之类，其实都是罪恶行为。如果因此引发了军备竞赛性质的技术进步，那就是“始作俑者”。

结合这本《原子弹秘史》中所叙述的种种故事，我们不难从各种角度领略到“始作俑者”对这个世界的祸害——当然需要透过大量娓娓道来的背景、轶事、档案和技术细节。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娓娓道来的背景、轶事、档案和技术细节中，一个科学主义者会读出对科学的热爱，而一个反科学主义者将读出对“始作俑者”的道德审判。

刘：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关于制造原子弹这一重大事件，对其历史的了解都是必不可少，也是引人入胜的。而这本《原子弹秘史》，我觉得其实可以面向众多不同领域、不同阅读层次的读者。书确实是厚了些，但厚有厚的好处和价值，否则它也不会成为这一领域中的经典之一。毕竟，只靠阅读微信推送的那些碎片化的信息，绝对无法全面、深刻地理解制造原子弹这样一个给世界带来了如此巨变的事件。那就读吧！

科幻文学的“哲学境界”——读韩松《亡灵》兼及《医院三部曲》

■李志良

韩松在评论菲利普·迪克的科幻作品时说：“他的文字黑暗、混乱、恐惧、战栗、怪诞、荒谬、疯狂、压抑……常常很难读，也很难理解，更难翻译。应该说，国内迄今没有十分满意的译本……”当然，韩松并没有因此迎难而上去尝试重译——他干脆自己也直接那样写了。这部《亡灵》及同属“医院三部曲”的《医院》和《驱魔》，便是韩松的迪克式典型作品。

作为一个连“伪科幻迷”也算不上的人，我对科幻文学，当我最初声称要去看看这本《亡灵》时，已看过或粗略读过此书的数位朋友出于好心对我进行了劝阻，他们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理由。这些朋友，在我心目中自然都是“段位”比我高得多的科幻资深读者，他们的说辞不会平白无故，因此我一时间竟有些踌躇。当然，最后我不但读了《亡灵》，而且一时意犹未尽，当然也是因为必要，但我更希望补充的是，“这是一位拓宽了科幻定义的作家”。

什么是迪克和勒奎恩？

以前我总是理解，为什么自己喜爱和推崇的那些主流文学作家在提到他们的创作之路时，几乎无一例外地承认曾受到某位或某几位国外作家的影响，甚至坦言“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对他幼稚的模仿”。最初我认为，这也许只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如一个外国人出现在乍开国门的中国街头，一时带来一些视觉上的新鲜感而已。要对这种想法的对错作检验其实也不难，那便是在同样的问题上置于国外，看看是否有对称的结论。然而，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一方面，至今尚没有足够的文本输出可以让国外的作者阅读与借鉴，至少相比另一方面上的文本输入差距甚远；另一方面，在输出的文本中即便有被肯定与被借鉴者，却往往被发现恰恰又有着国外的根源。

坦率而言，对于外国人在科学技术上一一直领先于西方的事实，我常常不甘，但既然是“看得见”的硬事实，承认也就承认了；对于文学这

个软件，我向来以为它可以跟历史跟思想跟文化有关，甚至也可以跟其它很多方面有关，但唯独跟科学技术无关，它应该是也可以是超越西方的一个发力点。然而，到头来，却想不到文学其实完全是自己认为的那样——文学“这门技术”，它决不是多样化的“平行”存在，而是有着自己的发展脉络与高下分阶，而且这种分阶是不分国界的，正像科学技术不分国界那样。

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何迪克和厄休拉·勒奎恩常常会被拿来形容或比喻韩松在科幻文学中的地位，以及韩松自己常常借鉴这些人物的观念与方法去创作自己作品的理由。科幻文学作为文学当然的一部分，有着文学所具有的一切形成特点和发展规则。也许我们仍可以坚持认为，科幻文学的状态和科学技术的水平并无关系，它在西方的高阶呈现与科技在西方的先进发达局面并列不过是个偶然，然而，无论如何，迪克和勒奎恩所创立与发展的“新科幻”，确凿已在许多国人之先了。自然，他们也在韩松之先，但无可置疑的是，是韩松发现了他们，并且义无反顾地追随而去。这种“新科幻”，在客观上正是科幻发展臻于“哲学境界”的高阶科幻。

科幻文学发展的三个分阶

如果说韩松及其有着共识的同行，包括国外的迪克、勒奎恩等人，他们各自天才的科幻创作尚属仿作，他们各自天才的科幻创作尚属仿作。最初我认为，这也许只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如一个外国人出现在乍开国门的中国街头，一时带来一些视觉上的新鲜感而已。要对这种想法的对错作检验其实也不难，那便是在同样的问题上置于国外，看看是否有对称的结论。然而，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一方面，至今尚没有足够的文本输出可以让国外的作者阅读与借鉴，至少相比另一方面上的文本输入差距甚远；另一方面，在输出的文本中即便有被肯定与被借鉴者，却往往被发现恰恰又有着国外的根源。

坦率而言，对于外国人在科学技术上一一直领先于西方的事实，我常常不甘，但既然是“看得见”的硬事实，承认也就承认了；对于文学这

个软件，我向来以为它可以跟历史跟思想跟文化有关，甚至也可以跟其它很多方面有关，但唯独跟科学技术无关，它应该是也可以是超越西方的一个发力点。然而，到头来，却想不到文学其实完全是自己认为的那样——文学“这门技术”，它决不是多样化的“平行”存在，而是有着自己的发展脉络与高下分阶，而且这种分阶是不分国界的，正像科学技术不分国界那样。

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何迪克和厄休拉·勒奎恩常常会被拿来形容或比喻韩松在科幻文学中的地位，以及韩松自己常常借鉴这些人物的观念与方法去创作自己作品的理由。科幻文学作为文学当然的一部分，有着文学所具有的一切形成特点和发展规则。也许我们仍可以坚持认为，科幻文学的状态和科学技术的水平并无关系，它在西方的高阶呈现与科技在西方的先进发达局面并列不过是个偶然，然而，无论如何，迪克和勒奎恩所创立与发展的“新科幻”，确凿已在许多国人之先了。自然，他们也在韩松之先，但无可置疑的是，是韩松发现了他们，并且义无反顾地追随而去。这种“新科幻”，在客观上正是科幻发展臻于“哲学境界”的高阶科幻。

当然，“三重境界”也并不否定前三重境界存在的必要，甚至肯定它们的长期存在。作为科幻一重境界的科普当然不可或缺，而仅借用于科学之名的科幻二重境界的文学文本其受众似乎也正不少——它可以视作给大人的“科普”，但这时时的文本作为纯文学，其实往往也难以真正“文以载道”。

“二维”科幻与“三维”科幻

《亡灵》的腰封上，刘慈欣做的关于“二维三维”的比喻，似也正好拿来印证科幻文学“高下分阶”的说法。他说：“我写的是二维科幻，韩松写的却是三维科幻……二维科幻是金字塔的塔基，而三维科幻则是塔尖”。这位正在中国科幻文坛坐头把交椅的人，当然是谦虚的，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同行作此评价的真诚。正如反过来，作为科幻读者的韩松对他同行的无上赞美一样。那么，顺此比喻，如果说刘慈欣的作品正如经典2D电影一般，是以我们的“肉眼”便可观赏的；去看韩松，则如去看新潮的3D电影，是需要佩戴一副专门的高阶眼镜的——不戴此镜并非一无所见，但却影影绰绰，层层叠叠，闪烁迷离，晕头转向，其间的逼真无法

呈现，内中的神奇亦难以领略……

然而，韩松与刘慈欣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三维与二维所指示着什么呢？我以我几近于科幻门外汉、局外人兼入门级读者的身份，不妨再给出一个心得。我记起自己小学时候的一堂思想品德课，那是学习救火英雄向秀丽的事迹，而当时老师给我们的教导尚为“保护公物，向英雄学习”。后来，不知哪一年，在哪个场合，忽然听到一个关于当年那堂思想品德课的新颖结论：“现在学校里已经不再教‘着了火要救火，要去保护公共财产’了，而是更主张‘要及时自救’，因为‘你本身便是国家的最可宝贵的财产’。”我完全不怀疑这一说法的官方真实性，虽然我认为，这个新颖结论至少还应该还有一句“虽不主张救火，但也可视具体情况（比如火情很小时）采取措施”，但我初听时已经能感到一种感动贯穿周身了。这便是社会的进步，人性的进步，而且是真正的进步。

而这也就是当我读到刘慈欣《朝闻道》中“一位娇小美丽的日本姑娘……脆弱的枪声，脑浆溅落”时不禁掩卷停顿的原因了。是的，我敬仰刘慈欣作品的匠心独运与巨笔如椽，他不愧为当今科幻文坛的领军人物，但在如《朝闻道》此种情节上的价值取舍，我不敢说不敢苟同，我只是觉得心下着实涌动起一种无名的不安。

而韩松呢，是的，可能满眼都是“更糟糕的”词眼：“黑暗、混乱、恐惧、战栗、怪诞、荒谬、疯狂、压抑”，甚至可再添上“猥亵、淫荡、肮脏、丑陋……”但是，当我们“看懂”

新书简介

《谁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修订版), 梁二平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第一版, 7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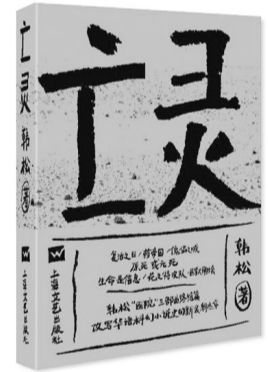
报人修炼成学者, 学术成果问世后竟能畅销, 反复再版, 这些让很多自学成才的人士艳羡不已的好事, 却次第发生在本书作者身上了。读历史, 看当代, 望未来, 此三著, 本书可以兼美。

《西方博物学大系》(影印), 江晓原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起持续出版

总共拟影印西方博物学著作百种以上, 时间跨度为15世纪~1919年, 作者分布于16个国家, 写作语种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弗兰芒语等。研究及描述对家兔及植物、昆虫、鱼类、鸟类、软体动物、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哺乳动物和人类, 卷帙浩繁, 堪称观止。

《科学的历程》(第四版), 吴国盛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8月第一版, 128.00元

此书被普遍认为足美国盛教授的成名作, 至少许多公众是因为此书而得知美国盛教授的。此第四版厚达766页, 诵读匪易, 但真能下决心读完, 则对科学的了解必可更上层楼。



“医院三部曲”（《医院》《驱魔》《亡灵》），韩松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2018年出版，110.00元

时，也许只用一句话便说明白：韩松这一切“糟糕”书写就是在否定或反思“糟糕”，但反观刘慈欣，或许都是那么的郑重与壮丽的书写，做的正是“反向”事情”。

“医院三部曲”的要旨何在？

然而，如何真正读懂《亡灵》仍然是个问题，韩松的笔法也仍然有待破解。

凡事宜掣其要领，切中要害，我读《亡灵》的过程，大致即类于此。初读时看着明明是通脱明白的情节，语言也晓畅轻松，但真要去从整体上理解时，却又顿感不明所以，不摸头绪。我以为是前因不明的缘故，于是去看“医院三部曲”的前两部，《医院》和《驱魔》，但孜孜矻矻读下来，并无任何效果，三部曲不愧是一支“曲”上的旋律，一样的表面透明如晶莹的玻璃，但就是无法破解……那几天，我横竖睡不着，学了大先生，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原来三本书其实写的都是一句话：“反科学主义”！

韩松创作“医院三部曲”的雄心计划是一开始便有的了，并非写作《医院》，才临时起意要谱成三部曲。对此他自己也毫不讳言。指出这一点的原因是，须知韩松的“医院三部曲”，尤其末部《亡灵》，是一开始便设在统一的纲领下的，决非随着随拈的信笔发挥。这个纲领便是浓重而严肃的“反科学主义”，或者称之为以对科学的反思与批判为宗旨的“科幻现实主义”。

《亡灵》作为三部曲之三，接续

前两部对“医院这一现实社会中科技应用密集场所”所进行的“科幻式”揭示，又更进一步，将人性与科技交互关系的线索延长至人死之后，以“探讨人死之后如何活着”——而探讨的结果是，也只能是，在为科技所左右的“亡灵之地”，人性依然无力回归应有的位置。“复活”者并不能真正地“活着”，等待的结局只有“复活”。或者换一种说法便是，作者三部曲作看似以时间先后为据，实际上是以不同的角度“平行”地去讲一个故事。

近几年，不止“医院三部曲”，在此之外，韩松已有诸如《轨道》《地铁》《高铁》等一系列作品，单看名字便能感受作者那股对于现实——不仅是现实，简直是热点——的深究关注。这样的做法，对于作家而言，无论是主流作家还是科幻作家，其实都是一种风险，但韩松还是毫不犹豫地去做了。

在我看来，韩松这样做的原因只是在于，这是一位走上科幻文学高阶的作家。科幻的高阶却不幸是有代价的，在西方，它可以让你《2001太空漫游》《银翼杀手》这样的无上经典票房惨淡好评如潮；那在中国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